

國學基本叢書
夏小正疏義

國學基本叢書

夏小正疏義

洪震煊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正月啟蟄。

言始發蟄也。

啟訓發。鄭君士昏禮注用之。劉熙釋名云。啟。開也。又云。發。撥也。撥使開也。蟄。義爲藏。又爲靜。對靜言之爲動。月令孟春。蟄蟲始振。鄭君注云。振。動也。是也。對藏言之爲出。此始發蟄是也。發猶出也。鄭君樂記注云。蟄蟲以發出爲曉。孔冲遠月令正義云。蟄蟲早者孟春已出。晚者二月始出。或說始發蟄爲未出蟄。失其義也。發蟄者必以雷。呂覽開春論云。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考工記。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鄭君注云。啟蟄。孟春之中。蟄蟲始聞雷聲而動。月令正義引蔡邕云。孟春雷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皆發蟄因雷之義也。國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大戴禮孔子曰。虞夏之厯。正建於孟春。于時冰泮發蟄。漢劉歆言周武王伐殷之年。三月二日庚申驚蟄。三月者建寅月。驚蟄卽啟蟄變。啟言驚者。避景帝諱也。漢志載驚蟄。繫諏嘗雨水繫。降婁三統厯法。啟蟄猶在正月也。黃氏叔琳謂漢四分厯。始以雨水先驚蟄。而驚蟄始爲二月節。是也。

鴈北鄉。

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

鄉讀曰嚮。數者。說文云。計也。何休公羊注云。諸据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此傳文者何也。何也。義亦當然也。

鄉者何也。鄉

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

鄭君喪服傳注云。稱何以者。皆據彼決此。此傳文何以謂之何。不謂之義。亦當然也。山海經云。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在鴈門北。

鴈門山。鴈出其間。鴈所居。蓋當大澤。高誘淮南注云。鴈從彭蠡來。北過周洛。至漠。孕卵。鶩也。

九月遷鴻鴈。先言遷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遷而後如之。則鴻鴈也。

傳松卿云。遷音遞。唐韻。迢遷。去也。避也。震煊案。九月傳云。遷往也。見遷而後如之。則鴻鴈也。者。說文云。如。從隨也。此謂見遷而從隨之。則知其爲鴻鴈也。傳松卿據大戴。易如爲數非也。鄉可計而知。鴻鴈不可計而知也。必從目驗之。否則以爲億也。刻本何字脫。從大戴補。見遷而。關本舊注而一作如。何不謂之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之南鄉。

鄭君月令注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正義云。凡鳥鴻鴈之屬也。季秋云。鴻鴈來賓。言來賓是不以中

國爲居。記鴻鴈之遷而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遷必者也。

遷必往也。說文八部。必從八從弋。弋亦聲。是必具有弋義也。詩雞鳴。弋。與鴈。鄭君箋。

云。弋。繳射也。孟子云。鴻鴈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淮南修務篇。稱其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是鴻最機警。有備故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遷必者也。謂不定鄉。值人之繳射也。而關本舊注一作如。刻本鄉何二字倒。從大戴正。

雉震响

關本說响字。從傳松卿依大戴增。疏義於凡係關澹本脫誤者。題曰。關本。係通志堂刻本脫誤者。題曰。刻本。有關及大戴各本並誤者。題曰。舊本。

雉震也者。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

易說卦傳。震爲善鳴。虞翻注中孚九二。亦云。震爲鳴。是震有鳴義也。或云。响與敝聲近。說文云。敝。擊也。又云。鼓。擊鼓也。敝鼓並爲擊。與此以鼓翼訓响義通。震煊按。舊訓爲

唯。說文云。唯。雄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句其頸。句其頸與此鼓其翼義亦近也。黃氏叔琳云。雞鼓翼乃鳴。雉鳴乃鼓翼。此先震後响。義或然也。

正月必雷。雷不必同。惟雉爲必聞之。

正月必雷者。王充論衡云。

雷者太陽之激氣也。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是其義也。雷不必同者，雷之發聲，衆物同應，故謂曰雷同。此時雷聲微，衆物不必同應也。洪範五行傳云：正月雷微而雉雊，雷通氣也。惟雉爲必聞之者。漢書五行志云：雉聽察先聞雷聲。

何必謂之雷

則震响相識以雷。

何必謂之不知經，何必記雉震响也。此據上鴻不必雷，不必等設問。雷則震响相識以雷者，此申釋經所以必

以爲戒令也。若已發聲，則人盡聞之，不煩記矣。故啟蟄以目驗雷，雉震响以耳驗雷，先幾而作，謹始慎微之道也。

魚陟負冰。

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

月令孟春之月，魚上冰。鄭君注引此經，魚陟負冰，證之。是二者義通也。月令正義云：陟升也。謂

字解者，開也。解蟄猶言啟蟄云爾。蓋魚當盛寒時，伏藏水下，逐其溫煖。至正月陽氣既上，魚因而升，背負殘冰，以是爲解蟄也。鄭君通卦驗注云：負冰上近冰也。高誘淮南注以魚爲鯉魚云：應陽而動上負冰也。魚言蟄者，大戴易本命云：介鱗夏食冬蟄，是其義也。

農緯厥耒。

緯束也。

緯訓束，廣雅有之。然此緯當爲諫，說文云：諫束也。從東韋聲，音章作緯，聲近假借字也。

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子之亦有耒也。

手耕曲木爲耒，耒下前曲接耜，耒頭金也。耒

耜異材，故須束之。束義猶合布帛，兩端合卷曰束帛，義亦猶是也。爾雅釋言云：厥其也。此傳其字，正訓經厥字義也。其者，其農民也。農民自爲束其耒，爾風所云三之日于耜是也。如經止曰農緯耒，似束耒專爲農民有也。今日農緯耒耜，耒耜字，用是見農民特各自束

初歲祭耒。

其耒云爾。外此有天子公卿諸侯之耒耒也。故曰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子之亦有耒也。古者天子公卿諸侯稱君子。月令云。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君子之耒之用也。韓非云。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耨以爲民先。闕本有耒之耒誤。東從傳崧卿据大戴改。

始用陽。

以始用暢釋經初歲祭未義也。暢大戴作暢。盧氏文昭云。暢鬯暢古通用。震煊按當爲鬯。鬯酒也。賈逵國語注云。鬯香酒。所以降神。說文云。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大戴暢下有也字。孔氏廣森云。國語藉田之禮。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

嚶嚶醴乃行。裸鬯者。盡以鬯灌地而祭。未與始用暢也者。傳釋祭未之用暢也是也。暢者。其曰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初者。始也。暢者。其曰

初云爾七字作一句讀通爲下出也。與上言束其未云爾者同義。鳴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者釋用鳴所以稱初歲之義。初者始也。申釋傳始字訓經初字義也。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祭祀社壇用大鬯。祭門用瓢。齋廟用修。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概。凡禴事用散。終歲之用祭。或曰祭韭也。記或說存異義也。祭韭謂祭用韭爲異於用鳴。春秋繁露釋四時之祭云春上豆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

囿有見韭。

大戴無見字。按四月囿有見杏。杏非四月始有也。四月始可見。故曰有見杏。囿有韭。是正月始有也。故曰有韭。校者不精。援彼增此。傳不著關本大戴之異。是關與大戴本同也。此見字直刻本校增耳。

囿也者。園之燕也。

儀徵阮伯元侍郎云燕當爲樊字之誤也震煊按徐堅初學記引作藩藩與樊古字通用高誘淮南注云無牆曰囿意上古簡質園不設垣牆但如園之有樊家仲子頤煊云周禮囿人掌囿游之獸禁鄭君云囿游囿

之離宮小苑觀處也。凡人君游觀之處，皆得謂之燕。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八曰旂貢。鄭君云：旂，讀如囿游之游。旂，賁燕好珠璣環珞也。此經言囿燕，當如周禮言囿游矣。韭種於園，即以園言之。杏植於山，即以山言之。古人傳義然也。

時有俊風。

俊也者大也。大風南風也。

俊當讀如駿。釋詁云。駿大也。南風謂之凱風。凱亦大也。北爲陰。南爲陽。易義凡陽俱爲大。故南交亦稱大交。南風爲大風。義猶是也。詩凱風自南來章。乃稱睨睨黃鳥。黃鳥者倉庚。二月有鳴倉庚。

是二月前有南風也。一之日鶩發。謂十一月二之日栗烈。謂十二月是皆爲北風。至立春盛德發生。潛陽騰上。時則有南風。陽氣之泄也。又正月宿直尾箕。箕星好風。寅氣充滿。母乃從子。風自午來。所時有也。畢氏沅云。在呂覽謂之巨風。高誘以爲是離氣所生。凡言時有。皆不時有。春日故條風至矣。是也。

何大於南風也。曰。合水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殺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合水。水凝也。解冰。凍釋也。未凍謂之水。既凍謂之冰。論衡云。水凝爲冰。說文云。凝水堅也。大戴合水作合冰。諸書說南風爲長養。於凝釋生殺。並不謂南風。與此爲異義。左氏昭四年傳申豐云。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又云。風不越而殺。其所云風。皆爲南風。與邵侍郎自昌云。冰非南風不結。今時猶然也。

寒日滌。凍塗。

寒日滌一候。凍塗又一候也。經傳兩候不分繫者。二月昆小蟲抵蜺。及此爲二也。關本舊注。滌一作條。

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

宋成熙云。周禮條狼氏注云。滌。除也。變除同意。孫同元云。滌。讀滌濯之滌。義取更新。變更義通也。震煊按說文。變。更也。從支。羴聲。羴治也。從羴得聲。是變亦具有治義也。滌。訓除。曲禮馳道不除。鄭君注云。除。

治也。變除同爲治。故滌除變更治。義通也。樂記狄成滌濫。鄭君注云。狄滌。謂往來疾也。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一氣之變。天行之健。鄉飲酒義云。天地溫煖之氣。始于東北。東北者寅位。正月之所建也。凍塗也者。凍下而澤上。

多也。

孔氏廣森云。澤讀若其耕澤。澤之澤。詩雨雪載塗。傳云。塗。凍釋也。管子云。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在上者陽凍也。多釋矣。在下者陰凍也。時猶未釋也。震煊按。距冬至六十日。正月中也。澤釋並讀如液。月令季冬行夏令。冰凍消釋。陸德

明釋文云。一本作冰凍消液。液音亦。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釋文云。澤音亦。李音釋。

田鼠出。

田鼠者。噉鼠也。記時也。

噉鼠。太平御覽引作鼯鼠。按爾雅釋獸。鼠屬云。鼯鼠。郭璞注云。以頰裹藏食。寓屬云。鼠曰噉。郭注云。頰

其實作鼯者。指其名耳。噉鼠。鼯鼠。字異義同也。或說以鼯鼠。鼯鼠。則別爲一種。伯勞所化。所謂犂鼠。亦名田鼠。非此鼯鼠矣。墨子非儒篇云。鼯鼠藏。蓋如鼯鼠之屬。自九月以後。蟄藏穴中。此正月則正其出蟄之時也。

農率均田。

率者循也。

率循訓。亦見爾雅釋詁。說文云。循。行順也。尙書大傳云。擾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

子畢出。然後歸。入亦如之。餘子畢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頑白者不提攜。距冬至四十五日。正月節也。隨行。隨行。所謂行順與。孔子曰。行而無隨。則亂于塗也。亂斯不順矣。

均田者始除田也。

此訓均田

爲除田也。均古文均省。說文云。均。茂也。又云。春草根枯。引之而發土爲墳。謂之茂。茂。除同義。除如除舊生新。除。鄭君周禮注云。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國語齊語云。及寒。擊藁除田。以待時耕。藁。即藁字。枯草根也。

言農夫急除田也。

除田云急者。呂覽音律云。太族之月。陽氣始生。草木萌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汜勝之農書云。土長冒。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是其義也。月令孟春之月。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鄭君注引此經。農率均田證之。見有此命者。爲是時農夫已相率而蒔田矣。所以爲之。皆修封疆。審端徑術。疏家不達。以田畷當農率。審端徑術。當均田。遠傳義。並失鄭意也。

獺獸祭魚

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

晦菴朱子云。與疑作謂。震煊按。與當讀如響。古響與字通。說文云。響。稱也。此與之獸。猶言稱之爲獸云爾。此獸及下兩謂之獸三獸字。大戴並誤獻。周禮庖人賓客之禽。獻注云。獻古文

爲獸。蓋二字互相爲誤。此則本獸字而誤爲獻字也。其必與之獸何也者。問意謂言獺則獸自見。不必更言獸。今言獺獸。据疑爲問。非其類也者。答意謂獺毛魚鱗。種類之別。非若豺獸爲同類也。

祭也者得多也。美其祭而

後食之。

得猶獲也。得多。謂獺獲魚多也。每獲一魚而輒食之。雖多獲不見其多矣。獲一魚不卽食而陳之。再獲一魚而又陳之。積以至於多而後食之。不亟亟於食之也。以是爲祭而後食之。如人之將食。先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

示不忘本也。月令鷹乃祭鳥。鄭君注云。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孔疏云。謂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與人之祭食相似。猶若供祀先神。不敢卽食。故云示有先也。此祭魚傳義。當亦如之。美善也。何休公羊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文亦如是。大戴美作善。十

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獸。大之也。

此復設問者。前疑舉獺不必綴言獸。此必祭魚。

何獨加稱獸。前答非其類。釋獺所以綴言獸。此答獺祭非其類。釋祭魚所以加稱獸。周禮六獸。麋、鹿、熊、羆、野豕、兔。未有稱麋獸。鹿獸。熊獸。羆獸。野豕獸。兔獸。獨專獸名。以是爲大之也。謂之獸祭何也。闕本作謂之獸何也。舊注一作謂之獸祭。傳崧卿云。以上文考之。

當作謂之獸祭

鷹則爲鳩

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

月令鷹化爲鳩。鄭君注云。鳩搏穀也。搏穀即布穀。列子天瑞篇云。鷦之爲鷽鷽之爲布穀。布穀復爲鷽鷽。鷽鷽義與鄭同也。高誘注呂覽謂鷽爲鷽。

特喙直不復搏擊。是未變鷹之形也。按今春鷹不搏擊。無喙直。此即鄭志張逸所云眞鷹不變者。非爲鳩之鷹也。

善變而之仁也。故具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

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楊倞荀子注云。改其舊質謂之變。鷹爲布穀。是并其舊質變之。舊質且變。不殺不足言矣。公羊傳云。君子以其不殺爲仁。刻本脫曰字。從大戴補。

農及雪澤

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黃氏叔琳云。管子農耕及雪澤。耕始焉。澤即釋也。震煊按說文云。農耕也。此經言農。管子言農耕。此古訓之僅存者。高平曰。原下平曰隰。詩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酌酌原隰。曾孫田之。雪澤無高下。則原隰俱可。

耕也。管子地員云。無高下。葆澤以處。

初服于公田

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周書曰。相古先民有夏。是謂夏爲古者。周人語也。古有公田焉者。爲下出也。焉者爲文。春秋公羊傳有之。宣六年則無人門焉者。則無人閭焉。

者。何休注云。焉者於也。是其義也。古言謂古之遺言。墨子非儒篇云。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先服者。始作服也。管子乘馬篇云。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服者事也。孟子云。公事畢而後敢治私事。孔氏廣森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未有公田。周之遂法。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其遺跡也。孟子曰。唯助爲有公田。然則小正言公田者何。蓋藉田也。先服公田。謂庶人終于千畝。季弟坎燠云。史記外戚世家。武帝公田百頃。以賜姊。漢志。使耕三輔公田。公田猶言官田爾。

采芸。

爲廟采也。

呂覽伊尹說。湯菜之美者。有陽華之芸。高誘注云。芸。芳菜也。說文云。芸。艸也。似目宿。鄭君月令注云。芸。香草也。種子圃者。謂之菜。生于野者。謂之草。草之可食者。亦謂之菜。小正凡言采者。皆采之于野者也。則許鄭以芸爲草義是也。闕本

采芸下。舊注芸似邪蒿可食。刻本邪蒿譌作邪白。初學記所引是邪蒿。今據以訂正。蒼頡解詁亦云。芸似邪蒿。香美可食。黃氏模云。芸卽蒿菜。震煊按淮南時則訓。芸始生。高誘注云。芸。蒿菜名。則黃說是也。廟祭用芸。無聞焉。爲廟采也。傳崧卿注云。闕本一爲廟采也。震煊按刻本此處有誤。太平御覽引小正作爲朝采也。或闕本廟本爲朝。一本作廟。故傳注及之。朝義猶早。芸須早采者。爲二月將榮。不足采矣。詩言終朝采綠。終朝采藍。朝采之義。與此同與。

鞠則見。

鞠也者。何也。星名也。則見者。歲再見爾。

天官書星無名鞠者。盛氏百二。柯氏觀。並謂鞠爲杵臼星。篆文臼似白。白乃矧字。轉譌爲鞠。白四星在危北。正月晨見于東方。丁氏杰云。白星小而暗。古人用黑紀

小正未必以之爲候是也。戴氏震云。鞠讀爲囑字之譌也。詩三五在東。傳云。三心五囑。四時更見。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囑在東方。正月時也。孔氏廣森云。囑。柳星也。歲再見者。正月昏見。七月晨見。震煊按。鞠虛星也。小正凡一月候數星者。必一在晨。一在昏。四月昂則見者晨也。初昏南門正者昏也。五月參則見者晨也。初昏大火中者昏也。七月漢案戶織女正東鄉者昏。斗柄懸在下則旦者晨。九月內火者昏。辰繫于日者晨。十月初昏南門見者昏。織女正北鄉則旦者晨。正月鞠則見者爲昏也。下初昏參中斗柄懸在下又爲昏。三星一候。非小正法也。蓋鞠則見者晨候也。初昏參中斗柄懸在下者昏候。月令每月中星。必一言昏。一言旦。本小正法也。小正凡言星之則見者。三月鞠則見。四月昂則見。五月參則見。皆謂晨見。五月晨見者參。四月晨見者昂。正月晨見者北陸虛矣。小正凡言則見者。皆謂晡見而後伏。伏而後再見。柳自季夏以後。無夜不見於天。不應至正月始言則見。南門之候於十月之昏也。言見不言則也。若虛星自十月昏伏至正月晨見。故經曰則見。傳曰再見也。其謂虛爲鞠者。按爾雅釋詁云。鞠。盈也。鞠有盈義。盈虛相反。鞠之爲虛。其猶治之爲亂。甘之爲苦。徂之爲存與。古人本有以義適相反命名者。以是謂虛星爲鞠星也。陽湖孫淵如觀察云。鞠虛聲相近也。刻本見者誤見也。從大戴。

初昏參中。

蓋記時也云。

蓋讀如詩蓋云歸哉之蓋。鄭君詩箋云。蓋猶皆也。蓋記時也云者。釋經凡言昏旦星者。皆爲記時也云爾。明此經通例也。尙書考靈耀云。日入三刻爲昏。大衍厯議云。古厯冬至昏明中星去日九十度。春分秋分百度。夏至百一十八度。然則此啟蟄中星。應去日九十六度。初昏參中。則日應在營室也。云足句。亦見下十月傳。或讀末云字屬下。經文斗柄縣在下爲句。非也。

斗柄縣在下。

柄。關本舊注一作杓。刻本杓誤斗。大衍厯議引作杓。與六月斗柄舊注同。

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

斗柄。北斗杓也。著。明也。明參上中於午。檀弓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史記天官

書云。斗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龍角者大角也。直亢星上正月之昏。龍角加寅。南斗加亥。參首加午。斗魁南上枕於午。則杓北下攜於寅矣。今時正月初昏猶然也。

柳梯。

梯者發孚也。

孔氏廣森云。發孚。發芽也。震煊按。孚當爲采字之誤也。說文云。采古文穗。采孚形近故致誤。說文。穗。禾成秀也。詩彼稷之穗。傳云。穗。秀也。易大過枯楊生稊。陸德明釋文云。稊。楊之秀也。孔冲遠易正義云。稊者楊柳之穗。並與古訓合。

今見楊柳初秀時。纍纍垂下。正如禾穗。發穗爲梯。漢唐遺義猶可稽也。

梅杏拖桃則華。

四月囿有見杏。五月煮梅。六月煮桃。此著其始也。曰則。盡其辭也。

拖桃。山桃也。

傳專釋拖桃者。明經梅杏拖桃爲三物也。傳崧卿云。古今字書有桃無拖。拖音移。亦無訓爲山桃者。爾雅樛山桃音斯。唐韻亦云。此書云拖桃也者。山桃也。拖當作樛。蓋傳寫之訛。震煊按。初學記引此文。亦作拖。惟陸佃禮記解引作

樛。則傳說是也。

緹縞。

稿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稿。何也。緹先見者也。

爾雅釋草云。莎。侯莎。其實。緹。郭璞注云。夏小正曰。莎也者。莎。薛。緹者。其實。即引此傳文也。

稿作藹。隨作薛。緹作緹。文異音義同。鄭樵爾雅注。謂莎即香附子。則宜所在有之。故淮南覽冥訓。以路無莎。殯爲災異。此節傳文。關氏原本及通志堂刻本俱有訛舛。關本稿也者。莎隨也。下舊注。緹莎隨莎草也。爾雅稿侯莎。緹也者。之緹作稿。舊注稿一作□。按關文當是緹字。大戴本正作緹。刻本先言緹之緹。

誤得緹。先見之緹。誤稿。今並從大戴正。

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

舊讀何以謂之小正爲句。戴氏震云。何以謂之四字。句絕。小正以小著名也。戴氏本從大戴。作小正以著。

名也。云小正以著名。謂小正立言之體。以緹著而先見。故不曰稿緹而名其物候曰緹稿。著即動著之著。震煊按大戴脫一小字。當從關本。何以謂之者。問經記此緹稿何義也。據不知爲問。小正以小著名也者。釋經所以記緹稿之義。小者謂動植之物。以動植之物著名於經。此小正之通例。於此發其凡也。鄭君箋詩彼茁者葭云。記蘆始生者。著春田之早晚。著字義與此同也。此重問申釋。與維震响傳同意。如戴所說不曰稿緹而名其物候曰緹稿。義已具上。先言緹而後言稿何也。緹先見者也。二句中不煩重問申釋也。

雞桴粥。

粥也者。相粥之時也。

程氏瑤田云。相粥者。相粥粥呼也。相粥粥呼也者。已成雞而呼聲粥粥也。震煊按此粥當讀如生鸛之鸛。樂記毛者。孕鸛。鄭君注云。鸛生也。藝文類聚引京房占云。正月建寅。律爲太族。雞雉。孳尾。招搖生聚。易緯。

通卦驗云。立春條風至。雄雉雞乳。孳尾及乳。並爲生義也。關本傳首脫粥字。從傳松卿依大戴增。

或曰。桴。軀伏也。粥。養也。

程氏瑤田云。正說盡讀桴如卵孚之孚。方言云。其卵伏而未孚。始化謂之涅。孚如禾采。初開未孚者。言已。

伏始化。猶未破壳而出。孚則已出而成雞矣。或說則讀桴伏爲一字。謂方伏卵時也。震煊按莊子云。軀雞搏狸。此軀字義也。又云。越雞不能伏鵠卵。此伏字義也。桴訓軀伏者。桴古文孚。假借字。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卵化曰孚。音芳付反。說文學從爪。子徐鍇謂鳥衰。

恆以爪反覆其卵。是孚與𪔐伏義通也。粥爲養者。粥古文育。爾雅釋詁云。育。養也。正說粥生爲卵。或說粥養爲雞。二義異也。黃氏模云。桴粥當爲孚育。漳詩外傳曰。卵之性爲雞。不得良雞覆伏孚育。則不成爲雞。

二月往耰柔禪。

柔當爲𪔐。古文省。說文云。𪔐。和田也。爾雅。田一歲曰當。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孫炎云。苗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然則此言往耰𪔐者。謂往耰新田及畬矣。詩采芑云。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畬畝。采

芑亦二月候也。正月除田發土爲墳。二月往耰之。以耰推塊。亦事用漸及之義也。晉灼漢書注云。以耰推塊曰耰。

禪。單也。

舊說皆以禪爲單衣。謂往耰者始著單衣。惟畢氏沅易傳文作殫盡也。震煊按。暮春春服成。是衣單袷之時。在季春三月也。二月耰者著單衣。經典無聞焉。古文禪單字通。單殫字亦通。單亦訓盡。不必改殫始爲盡也。汜勝之書云。凡耕之本。在於趨

時和土。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墟土。輒平摩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耕之。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弱之。春候地氣始通。土塊散陳。根可拔。此時二十日以後。和氣去。即土剛。以此時耕。一而當四。和氣去。耕四不當一。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勞之。草生有雨澤。耕重勞之。古曰耰。今日勞。曰平摩其塊。曰勿令有塊。曰耕輒勞之。曰耕重勞之。皆此耰字義也。曰和土。曰和之。曰和氣。即此耰爲和田義也。曰趨時。曰以此時耕。曰和氣去。即土剛。亦即此耰耰期於殫盡之義也。桓寬鹽鐵論云。大塊之間無美苗。國語鄭語云。夏禹能單平水土。單爲盡。單平者。亦令民盡平摩其田也。刻本單字脫從大戴補。

初俊羔助厥母粥。

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

助當

讀爲沮沮止也。傳不食其母。正釋沮止字義也。沮止不食也。厥其也。羊豈非其子而後養之者。言羊之性豈非必其所生之子而後乳養之。卽他羊所生者亦乳養之。養其善於是也。此釋經所以記初後羔助厥母粥之義。不設問何以謂之省文也。關本舊注蓋一作羔。或曰夏有煮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善樂。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羔羊腹時也。朱子云煮疑作暑。盧氏見曾戴氏震

大戴本並改煮爲暑。震煊按煮當爲暑字之誤也。夏有暑祭者。謂夏后氏時有備暑之祭。蓋獻羔啟冰是也。月令獻羔開冰。在仲春之月。詩七月云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鄭君箋云獻羔而啟之。孔正義云獻羔而啟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開此冰也是備暑之祭用羔。正在此時。故云夏有暑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云不足善樂者。謂時當啟冰而有大羔可供祭事宜。若爲可善可樂。然鄭君考工記注云羊善也。樂有大義。此善字正訓羔。樂字亦訓大喜。則兼有善樂二字意也。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者。此正釋經之記後羔非爲善樂。大羔足供祭事。是喜羔之生。至此成大羔耳。與羔者謂稱之爲羔也。小曰羔。大曰羊。大羔應稱羊。此與上與之獸同義。羊腹時也者。羔須乳時。常不離於母羊之腹。後羔乃始離之而自能爲生矣。羊腹時三字。正釋經母粥字義也。羔在羊腹下跪乳。君子取焉。正說善羊之養。或說喜羔之生。二義並存。皆由明沮止不食於其母之意也。關本羔羊作羊牛。舊注一本作羔羊。今從關本。舊注一本作。

綏多女士

關本綏作綏字。誤也。唐人引經並作綏。從傳崧卿依大戴正。女士據傳當作士女。臧氏琳云。毛詩周禮儀禮疏皆引作綏多士女。則今本作女士者誤倒也。

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綏安訓見爾雅釋詁及周書謚法解。臧氏琳云冠子所以安士。嫁女所以安女。震煊按續漢志引漢昭帝冠辭云。欽順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用二月

冠也。易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鄭君注云。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牁。以爲期。明星煌煌。鄭君箋云。楊葉牂牁。三月時也。興者嘯時晚也。失仲春之時。並二月娶婦之義也。冠以

成人娶以成婦順成之固所以安定之也。

丁亥萬用入學。

丁亥者吉日也。

孔氏廣森云。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丁不必亥。亥爲天門。先王貴焉。故舉以言之。震煊按儀禮少牢饋食。日用丁巳。鄭君注云。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敬謹。此入學但用了意。亦

取其教學丁寧之義。而馬融說月令。又以爲日用丁。尙文明也。丁不必亥。舉亥以該其餘。後漢書注引詩汜歷樞云。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是舉亥之義也。

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者大學也。

公羊云。朱干玉戚以

舞大夏。大夏。夏樂也。又云。萬者何。干舞也。言干容兼戚也。月令正義云。干舞稱萬者。何休公羊注云。周武王以萬人服天下。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其義未聞。或謂禹以萬人以上治水。故樂亦稱萬也。震煊按竹書紀年。帝舜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則萬之爲舞。又不自禹始矣。儀徵阮侍郎說。讀萬當如厲。即發揚蹈厲之義。按干戚皆爲武舞。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鄭君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象武動作。與發揚蹈厲之義合。則侍郎說是也。夏之大學。盡東序是。謂今時大舍采也。

今時者。作傳者自謂其時也。從來說作小正傳者。未之能詳也。傳崧卿謂戴德撰傳。陽湖孫觀察云。大戴之記。述而不作。傳文古質。疑有所受之。亦出於先秦孔子之徒。而不可考。震煊按以今時舍采之禮定之。

傳非漢以後人作也。漢已無復行舍采禮者。故諸儒說舍采之義不定。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鄭君注云。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贄。見於師。以菜爲贄。菜直謂蔬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元謂舍即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者。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呂覽仲春入舞舍采。高誘注云。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贊神也。是五說者不定也。後人率本鄭君讀舍采爲釋菜是也。文王世子云。始立學者